



【锦心绣口】

笔者认为,《董监高持股规则》的有关规定,破坏了A股市场法规的严密性和严肃性,需尽快完善修正。

董监高减持间接持股也应严格禁止

熊锦秋

前段时间证监会发布公告,规定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过,最近宝莫股份等上市公司的董事减持了其旗下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等于是间接减持。笔者认为,应禁止有关主体打此类擦边球,尽快堵上有关口子,否则将影响股市稳定。

此次证监会真金白银救市,已经饱受质疑,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证监会禁止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这让救市政策的正义性提高不少,这样救市好处基本都可让普通投资者分享。但现在政府一方面通过证监会大举买入,另一方面鼓励投资者重拾投资信心,若允许大股东

等间接减持,套取取市利益,那么再多的救市资金也无济于事,因为有相当多的董监高是通过其旗下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这些股票总市值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由此对间接减持也应采取严厉处罚措施,以儆效尤。

当然,目前法律法规对“持有”的概念左右摇摆,在一些场合“持有”似乎是“实际持有”,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却是“名义持有”的概念,这是让有关主体企图钻空子的原因。监管层将“持有”解读为“实际持有”的例子有不少,2011年12月,陈隆基将多伦投资(香港)有限公司转让给李勇鸿(香港居民),而多伦投资(香港)持有4000万股多伦股份;2012年6月27日、7月3日李勇鸿出让多伦投资(香港)全部股权,并在香港办理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对此2012年12月上交所作出

《关于给予多伦股份原实际控制人李勇鸿公开谴责的意向书》,称李勇鸿在取得多伦股份实际控制权后不满12个月即转让他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相关承诺,等于交易所将实际控制人旗下企业“实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也理解为“持有”。此外,证监会在处罚短线交易的一些案例中,即使有关主体不是在自己名下账户交易,而是通过自己控制的账户交易,也被认定为构成短线交易,也是将“持有”解读为“实际持有”。

当然,将“持有”理解为“名义持有”的情形也是有的。2007年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董监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以下简称《董监高持股规则》),专门就《公司法》、《证券法》有关上市公司董监高买卖本公司股票限制性规定进行了细化,

其中第三条规定,上市公司董监高所持本公司股份,是指登记在其名下的所有本公司股份;当时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还专门对此解释,指出《规则》中的“持有”以是否登记在其名下为准,不包括间接持有或其他控制方式。也就是说,此时“持有”却被定义为“名义持有”。

归纳来看,《证券法》在规范短线交易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在规范收购行为时,将有关主体的“实际持有”都当做“持有”;而《董监高持股规则》却规定董监高持股不包括间接持股,但倘若身兼高管职务的大股东,通过间接收购方式、也即购买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其他公司股权来进行上市公司收购业务,或许这其中可能产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律逻辑矛盾。笔者认为,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法律优

于部门规章,理应统一将“持有”都理解为“实际持有”。

显然,《董监高持股规则》有关规定是存在极大问题的,这等于允许董监高间接持股随便减持,如果说上市公司董监高间接持股减持时就可不受约束,那真不知道制定相关减持法律有何意义?而且,或许将来越来越多的董监高将会采取间接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由此既可进入上市公司内部获取内幕信息,又可免受法规对减持的种种约束,一举多得。笔者认为,《董监高持股规则》的有关规定,破坏了A股市场法规的严密性和严肃性,需要尽快完善修正;而在此救市紧要关头,更应明确禁止董监高打擦边球减持的企图,防止股市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

(作者系资本市场分析人士)



【缘木求鱼】

恶人最怕“恶人磨”,执著对执著,恶搞对恶搞,往往最有效。

执著与恶搞

木木

“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何止是哈姆雷特,大千世界,这句话放到哪里都能说得通。比如,一部《西游记》,革命者能读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保守派或许也能发现“破坏秩序者绝不会有好下场”,当然也少不了阴谋论者——偷窥到作者正在满头大汗地刨着神圣殿堂的墙脚……

还有一种发现比较有意思。有人以为,《西游记》其实是一部向世俗之人宣佛教法的教义,书里的几个主要形象,都是肩负了教化的重任的,其中,孙悟空代表着“嗔”,猪八戒代表着“贪”,沙悟净代表着“痴”。从佛眼那里看过来,“嗔”、“贪”、“痴”种种色相,无

疑就是套住凡夫俗子脖子的枷锁,要想成仙成佛,不去了这些枷锁,显然就不能成功。所以,孙悟空的脾气确乎是越来越小了,猪八戒也终究忍住了没跑回高老庄去,而沙悟净的脑筋到最后也好像确实活络了些。于是,他们最后都修成了正果。

如此遮遮掩掩地宣教,毕竟有点过于深奥了,凡夫俗子之所以为凡夫俗子,心思毕竟都浅陋得很,整日被五彩缤纷的诸多色相诱惑着,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乐还乐不过来呢,哪里还顾得上悟道。更有那些原本就没想成仙成佛,只铁了心想快活一世的,就更没闲工夫琢磨左一个、右一个蹦出来的妖怪的真面目了。

《西游记》里,虽然有名有姓、无名无姓的神仙,妖怪很是不少,但与堕落

在凡尘里难以自拔的凡夫俗子比起来,数量毕竟还是少之又少——也是,神仙多了也不值钱,没有数量庞大的俗人衬托着,估计神仙也很难高贵起来。由此看来,如果《西游记》真是一部深奥的教义的话,作者的心思不但有点儿白费,而且也马上有堕入“执著”的嫌疑——也真是,许仙自迷白娘子,有佛法海什么事儿呢?

三个妖怪徒弟都各有本真,那个唐僧师傅当然也一定要代表点什么。代表什么呢?当然非“执著”莫属了。这当然是说得通的,“执著”显然更厉害,有“执著”这个师傅在,就一定会有“嗔”、“贪”、“痴”这些徒弟不离不弃地紧紧跟随。除去我执,才能明心见性,于是,师傅成了佛,徒弟们自然就“作鸟兽散”。

从佛的角度看,“执著”实在是套在俗人脖子上千千万万副枷锁中最沉重的那一副,要把这副枷锁从脖子上除下来,难度估计跟登天差不多。于是,佛也就只能整天眯着眼,悲悯地注视着在重枷之下不断挣扎的俗人默默无语了。不过,俗人们倒往往身在苦中不觉苦,特别是有些“慧根”的,偏还能苦中寻乐、苦中作乐呢。

比如那对在试衣间里寻觅快乐的人,在那种地方寻快乐,没有一股执著劲儿显然不行,而想把一时的快乐变成永恒的快乐,其执著心的狠劲儿,恐怕就能把唐僧比得掩面而逃。还有一种说法,这次“快乐事件”是优衣库的一次快乐营销,这倒挺符合其快乐无极限的本真。不过,到目前为止,优衣库还是很决绝地否认着这种“快乐”。

执著于快乐并走向极致,大约最终就要堕入恶搞的泥潭。对这种寻觅快乐、追求快乐的执著人的恶搞,大约早就去了执著心的佛爷也没什么好办法,顶多用“十八层地狱”之类吓唬人罢了。这套说辞,估计对现世中执著地寻觅快乐的俗人们早就没了威慑力,没准儿还有特别执著的,连那种地方也想跑去耍一耍呢。

要真想掘这些执著者于水火,恐怕同在世俗红尘里的警察们,就不能超脱得如佛爷般地看着这些执著者快乐、恶搞,而必须更执著一些。世事大抵如此,恶人最怕“恶人磨”,执著对执著,恶搞对恶搞,往往最有效,不惟对“试衣间”如此,对其他的什么地方,效果也差不到哪去。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经济钩沉】

我国历史上一度曾摒弃铜钱、银钱,以布帛为货币。

你用布买过东西吗

王国华

古代货币有什么?铜钱、金元宝、银两,这些都没错。不过,翻阅古籍你会发现,我国历史上一度曾摒弃铜钱、银钱,以布帛为货币。

东汉章帝时,粮食和布帛价格越来越高,基层经费严重不足,朝野上下产生强烈危机感。尚书张林说,“当今不仅是谷物贵,万物皆贵。为什么贵呢?是因为钱太贱(好像是一句废话)。最好的办法是修改法令,让人们用布帛交税,买东西也用布帛,把钱都封存起来不让它流通,这样钱少了,物价就降下来了。”这是史书中较早出现的以布帛为货币的文字记载。另一个尚书朱晖说,自古天子不谈论财货之有无,诸侯不交流财货之多少。咱们这些吃国家俸禄的人,不能与民争利。如果用

布帛交税,必然会有官吏从中捣鬼牟利。好不好?章帝认为张林说的对,听朱晖讲一大堆大道理,心里很烦,当即采纳了张林的建议,但时间不久就废除了。为何废除,不得而知。

温饱问题乃农耕社会第一要义。粮食与“饱”有关,布帛与“温”有关。以物易物,莫过于谷物与布帛。直接以谷物结算,看起来还能节省中间环节,免被盘剥呢。古代的工资称为薪资,便是买柴买米的钱。很多时候,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干脆用每年多少石粮食来统计。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爷爷的月工资上标注的还是22斤小米。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朝野均无心(也无财力)铸钱,钱物比例失衡,货币太少,故物品价格极低,转眼到了三国时期,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曹丕下令废除钱,让老百姓以谷、帛作

为交易媒介。到魏明帝时,废钱用谷多年,投机取巧的人渐渐摸到了门道,故意把交易用的谷物弄湿以增加重量,把布帛织得很薄以节省成本,结果粮食换回家没法吃,布帛带回家没法穿,本该实用的物品变得不实用了,所谓暴殄天物是也。大臣司马芝等一致认为,钱币的流通不但对增加国家收入有好处,而且可以减少犯罪。建议皇帝赶紧下令造钱。魏明帝从谏如流,废除了曹丕时代的政令。

东晋安帝元兴年间,桓玄当政,也不知道他搭错了哪根筋,再次提出用粮食和布帛取代钱币。西园祭酒(一种官衔)孔琳之发表长篇反对意见,要点如下:一,古今帝王制造无用的钱币,用来让有用的货物得以流通,既可以减少货物的损耗,又可以减少运输的麻烦,此乃货币不废的根

源;二,前朝兵荒马乱,钱币流通不畅,是自然而然废止后被谷帛取代的,并非政府强力推行;三,前朝曾经的钱用谷弊端重重。曹魏时代屡用酷刑,亦无法禁止人们在谷、帛中造假掺土;四,近年来经常打仗,灾荒不断,饥寒问题解决不了,这是本次讨论废除钱币的原因。我认为大力发展农业,让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和布帛增多才是根本之道。吃饭穿衣问题都搞定,还废除钱币干嘛?

大家对孔琳之的发言纷纷叫好,桓玄的主张亦没实行。不过,此后多年,民间还是经常以谷物布帛做货币,它们与各类钱币并行于市场上。北魏时三门都将薛琨在一份上疏中计算运输成本时说,通过税收上来的物品,从华州运到京都,每车运费官府发给绢八匹三丈九

尺,另外民户私人还要给雇价布六十匹;河东那一车的运费官府发给绢五匹二丈,另外民户还要给雇价布五匹……以布匹来计算报酬而不是以钱币,可见当时这是多么常见的现象。南北朝时的梁朝初期,唯有京都和三五等地用钱币流通,其余州郡,则杂以谷物进行交易。一直到陈朝灭亡,岭南各州都以盐、米、布进行交易,很少使用钱币。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卖炭翁》中说,卖炭翁的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绢一丈线,系向牛头充炭直。”他的意思是用“半匹红绢一丈线”充当卖炭的价值,给少了,值不抵炭,没说以布当钱不正当。相反,官使的做法恰说明几百年后,中国社会使用布匹充当货币的现象依然普遍。

(作者系深圳作家)

“十三五”布局与放开二胎

凤凰周刊:十三五经济增速目标说法多

对于“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的目标设定,各方似乎存在一定分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表示,中共十八大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2015年的经济增速达到了7%,那么“十三五”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必须达到6.56%。

2014年,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接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对

2016-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测算,发现在7%左右甚至7%-7.5%。这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汇丰银行等所做估计仍属保守。该所所长樊纲表示,“中国内地的人均GDP在2013年底只有美国的13%多,韩国在1979年达到美国的13%水平,之后还有20年的高增长。中国增长的潜力仍是巨大的。”

由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的上下区间已经基本确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希望将增速目标设定高一些。因为经济增速在7%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又快于GDP增长,那么企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如果经济增速

降到6.6%甚至更低,企业的状况很可能更糟,失业会增加,局部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会增加。

高明勇:放开二胎 千万别再拖拉

还有人在担心放开二胎生育后,会不会出现生育井喷。这几天,很多人的见面问候语都是,你会再生一个吗?

早在去年7月,国家卫计委有关发言人表示,除西藏、新疆外的29个省(区、市)已依法启动实施了“单独两孩”政策。然而,研究数据表明,新增出生人口数远低于预期。据估计,我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共有1100多万对,

但其中提出申请的家庭不足10%。

当然,有一个认识误区需要明确,符合政策的家庭,有生育意愿的家庭,符合条件并受孕的家庭,符合政策并跟踪数据来说,否则,短短一年时间,就准确为单独二胎政策打分,还为时尚早。尽管如此,“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一年后,并没有出现当初有些人普遍推测的“井喷式”申请和出生人口激增。间接方面,这也为全面放开二胎敲响警钟,宜早不宜迟。

从现实看,全面放开二胎,对农村影响并不大。据媒体报道,在农村,二胎生育政策早已形同虚设,一些地方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共有1100多万对,

为巨大产业,一手发证放行,一手收取罚款和社会抚养费。

对于城市,影响生育的因素也不容乐观。一方面,近年来城市的生活成本急剧上涨,导致孩子养育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攀升,这让不少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城乡二元对立的巨大鸿沟,让进城的年轻人面临更大的压力,老人无所养,孩子没人带,要么像候鸟一样成为城漂族,要么成为留守一族,都将成为残酷的现实问题。

所以,人口学者顾宝昌才会指出,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意愿看,全面放开二胎后,总和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2%,还是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在微信的海洋里 采撷最精彩的浪花